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 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答司马志纯等同志

苍 夫 金 睿

司马志纯、陈祖华、林先发等同志(以下简称司马等同志),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一文中,阐述了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基本看法。此文虽未指名与我们商榷*,但它所批评的主要观点,是针对我们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篇拙文的。为使这一讨论得以遵循“双百”方针继续深入讨论下去,特别是不失去再次就教于司马等同志的机会,我们感到有进行答辩或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必要。我们认为,这对于读者进一步辨明双方理论观点的是非,也是很必要的。

能说“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吗?

司马等同志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只可能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全部认识论问题”。其根据是什么呢?

其一曰:恩格斯的原意就是如此。

我们认为,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那段话中,根本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重温一下恩格斯的原文: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并且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译文根据德文版略有订正,重点号是我们加的。)

这里很清楚,“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显然只是恩格斯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方面中三个问句中的一个,而且是位居第二的一个,我们怎能武断地说,它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全部问题呢?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司马等同志的上述根据是以偏概全,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吗?

我们之所以不能同意司马等同志的观点,不仅在于他们的观点从语法逻辑上就讲不通,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恩格斯的三个问句的原意也作了为我所用的任意曲解。恩格斯的三个问句的准确含义应是什么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是对这个世界的反映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是主观自生的? 我们的思想内容是由周围世界决定的呢,还是周围世界只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 很明显,这是回答后面两个问句或问题的前提,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具体运用于第二个方面之中。这个问句侧重于解决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原则界限。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不仅不能正确理解恩格

* 我们顺便声明一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我国没有得到公正的讨论,近两年稍好一点,但有的同志写文章时采用不指名、不原文引用别人观点的办法,我们认为这是不好的。我们就此向理论界和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机关呼吁来共同努力,改变这种作法,以便有关同志及时了解情况及时答辩,也应当保证这种答辩权。

斯的第一个问句，而且在理论上必然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机械地割裂开来，或者说，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不能脱离第一个方面，在理论上只是抽象的承认，而在具体上则是否认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其答案有“能”或是“不能”两种。而无论哪一种回答，都是继各自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对第一个问句作出回答之后的进一步引伸。这个问句侧重于解决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原则界限。“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则是对前两个问句的更进一步的引伸。它固然要求回答“能”或者“不能”，如同回答第二个问句一样，在回答“能”的派别里，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但这个问句则侧重于解决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当然它还包含有不管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真正解决“正确反映现实”这一层深刻的意义。因此，这个问句的内容也不是第二个问句所能包括得了的。因为它所要求回答的不仅仅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问题。

其二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既然是思维的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那么，同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就没有必要再提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了。”

应当指出，这种观点并非司马等同志的独创，而是多年来广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没有搞清楚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因而导致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错误的理解。

众所周知，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所要解决的是：世界是神、上帝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是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的大脑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还是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人的意志的自由创造物？以及承不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等等。很明显，这里所要解决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而不是从反映与被反映的角度，去解决人的具体认识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则是认识论所要专门加以解决的。只有认识论才解决或论及认识的原理、途径和道路以及通过特定条件下的实践斗争，取得对于世界的具体认识等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自然辩证法》第219页）而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是不论及这些问题

的。可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有机的整体而又各有所侧重的问题。这里，我们想再强调的一点是：恩格斯的第一个问句决不象司马等同志所说的那样，“其作用就在于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还有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方面”。我们认为，它的作用只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的具体化（有人说这种观点是把第二方面也作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与第一个方面混为一谈了。这纯粹是一种无理刁难），从而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机的统一为一个整体。只有如此，才能将在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所坚持的党性原则真正运用于第二个方面，并彻底加以坚持。例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认识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7页）真正体现出来、贯彻下去。

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分析一下，就会清晰地看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关系的有机联系，在其论述中体现的是十分清楚的。关于第一个方面，他是这样说的：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恩格斯在谈到第二方面的时候，第一个问句又是怎样说的呢？

“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重点号是我们加的）

请同志们注意：恩格斯在讲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时，用的是“精神”、“自然界”这样高度概括的概念，这里的“自然界”显然是指无限的宇宙。而在讲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时，用的则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和“这个世界本身”这样比较具体的概念。这究竟是为了或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前者是本体论或世界的本原问题，所以恩格斯不能说、也不可能用“我们”和“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这类概念；但后者是研究反映与被反映者的关系问题，所以他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尽管无限的宇宙的古往今来都是人类的认识对象，但是，人类对无限宇宙的认识总是首先开始于对有限事物的认识，人类的无限认识能力是通过一代代人类的

有限认识来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反杜林论》第83—84页）因此，认识论，特别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能泛泛地讲无限的人类精神和无限的宇宙，而必须首先具体地研究和回答“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和“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这个世界本身”指的就是“我们周围世界”，即我们通过感官可感知的世界，包括通过感官的延长（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观察仪器和工具）后我们可感知的世界，这个可感知、可认识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着，但它始终不能穷尽对无限宇宙的认识，无限宇宙对人的认识来说将永远存在着已被认识和尚未被认识或将被认识这一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所要解决或回答的，但从认识论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又有助于坚持世界的客观性和无限性。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由此分析也可以看出，司马等同志把恩格斯所提出的三个问句，特别是第一个问句归结为“只可能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根本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司马等同志为了坚持和论证“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仅仅归结为“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同时，还提出或赞同这样一个论点：“认识论问题不只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就是认识论，这是传统的，也是正确的看法。司马等同志想借上述的观点，表明他们没有把第一方面从认识论中排除出去，这种主观意图当然是好的。但是，当他们力图通过这个观点，把第二个方面与认识论区别开来，或者只视为后者中的一部分，以便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成是可以作唯物主义的理解，可以作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概括的时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整个观点的荒谬性。

能说“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吗？

司马等同志在他们文章的第一部分中坚持并论

证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又提出和论证了“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几位同志的逻辑显然遵循了这样一个三段式：

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

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这个三段式中的小前提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指明了，这里不再赘述。而它的大前提如何呢？我们认为也同样是错误的。因此，它的结论就不能不是完全错误的了。大前提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应有两个答案，即一曰“能”，二曰“不能”。与这个问句相对称的或等意的概念应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这样一个疑问句，而不应当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样一个肯定句；在这里，肯定句只是疑问句的两个答案中的一个。由此可见，大前提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长期以来，坚持或赞同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志，特别是关锋之流（撒仁兴是他们的笔名），玩耍的就是这种逻辑，使我们的不少同志上当受骗了。上当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这个问题作点简略而粗浅的探讨），但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就是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根本不存在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在他看来，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一个东西，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他来说这是绝对真理。黑格尔哲学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哲学是“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哲学，对于这样的哲学提出“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完全是多此一举的胡涂话。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和认识论根本原理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或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肯定句而不是疑问句，它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当然是完全肯定的，他的全部哲学著作论证的就是这个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对这个命题或原理，当然是持完全的坚决的否定态度的。但有的同志持有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说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

性”，这种逻辑更是不值一驳的：这两个东西是一个概念吗？为什么要在如此简单明白的问题上，一再玩耍偷换概念的把戏？

司马等同志在 一章的第三部分还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各派哲学家都要回答的共同性问题”，说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列宁都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对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将在另一有关文章中论及，这里不必讨论了。但我们要指出一点：司马等同志在论述他们的上述观点时，同样是借助于偷换概念、转换命题的手法进行的：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等等混为一谈，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此，对司马等同志文章的第三部分，只需用他们自己的一句话，指出“这种观点不顾最基本的语法逻辑”就足够了。

必须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区别开来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我国哲学界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不少同志之所以认为它既可以作唯心主义理解，又可以作唯物主义理解，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过它，是各派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共同概括，云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混为一谈了造成的。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的实质问题，我们也将有另文论及，为避免重复这里就只想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如何评价黑格尔哲学的作某些引证。恩格斯说：“他（按：指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

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214页）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很清楚，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也就是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正是“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把它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给“闷死”了。辩证的方法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体系本身，而是黑格尔在阐述这个既是唯心主义又是形而上学的体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对于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说：“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保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一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摒弃了。”（《自然辩证法》第3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在批判鲍威尔一伙和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时又指出：“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世界是被迫使自己异化并采取奴隶形象的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差别只是似是而非的差别。自我意识不把自己和任何现实事物区别开。世界不过是自我意识制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它的以太头脑的幻影和它的臆想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8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体系的形式和内容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又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只是在阐述这个体系时所使用的方法是辩证的，而这一方法也是唯心主义的，它在现有的形式上也是完全不能适用的，因为它是“从乌有出发通过乌有以达于乌有”的方法。尽管在黑格尔那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是水乳相溶地结合在一起，但和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却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为了适应体系的需要，他的方法不得不终于背叛了自己。因此，恩格斯指出：“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重点号是我们加的）。

（下转第32页）

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②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最无愧于人、最适合人性”的理想社会。^③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实现了人性的复归；才为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原始社会中形成的、在阶级社会中丧失的互助合作关系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劳动将变成生活的第一必需；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将彻底消除；人们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真正的主人。那时“必然王国”将为“自由王国”所代替，人类将进入自由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新时期。

但这只是就总的情况而言。我们不是乌托邦，决不能设想到了共产主义一切都会十全十美。相反地，我们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上也还会存在着绝大多数人高尚的人性同在极少数人中残存着的兽性之间的矛盾。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尽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互助合作的原则将成为社会绝大部分成员自觉遵守的生活准则，但不能排除出现个别只愿坐享“人人为我”的权利，不愿履行“我为人人”的义务的懒汉的可能性；尽管那时以互相爱慕、情投意合为基础的性爱关系将得到普遍的发展，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人背离这个基础而单方强制实行性结合的可能性。如此等等。恩格斯对此曾作出一个科学的论断：“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④否定这个论断，势必陷入乌托邦。

①②③④⑫⑬⑭⑮ 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116、117、50、84、50—51、54、128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⑯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3页；第39、76—77、84页。

⑥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⑧ 见1980年元月31日光明日报《试论人性》；1980年第3期哲学研究《关于人性概念的理解》。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⑩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44—45页。

⑫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2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⑭⑮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108、138页。

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63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0页。

(上接第36页)

很清楚，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存在对它要作唯物主义的理解等等问题，所存在的只能是“要批判地消灭它”和“摒弃”它的问题；舍此不能救出黑格尔在阐述这一体系时所闪烁出来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出就是改造、批判和继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而司马等同志（当然不只是这些同志）的观点，恰恰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观点和态度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我们必须把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严格地区别开来。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

们作出了典范。他们在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为“污水”坚决泼掉的同时，救出了这个体系中的辩证方法，没有把“婴儿”和“污水”一块倒掉。我们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教导于我们的这个原则，这同全盘否定黑格尔的所有哲学用语，否定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和否定思维和存在之间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以及什么宣扬机械唯物主义，据说还是我国哲学战线上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之一，等等，究竟有什么相干呢？有些同志为什么要在逻辑和理论上制造混乱呢？这种混乱应当说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